



伪
满洲国
中

迟子建长篇小说系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伪满洲国

中

迟子建长篇小说系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伪满洲国:全3册/迟子建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(迟子建长篇小说系列)
ISBN 978-7-02-009754-8

I. ①伪… II. ①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46915号

责任编辑 杨 柳
责任印制 李 博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653千字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印 张 32.875 插页6
印 数 1—10000
版 次 2004年5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754-8
定 价 78.00元(全三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第 一 章	一九三二年	001
第 二 章	一九三三年	060
第 三 章	一九三四年	144
第 四 章	一九三五年	218
第 五 章	一九三六年	289
第 六 章	一九三七年	371
第 七 章	一九三八年	442
第 八 章	一九三九年	504
第 九 章	一九四〇年	572
第 十 章	一九四一年	635
第十一章	一九四二年	713
第十二章	一九四三年	791
第十三章	一九四四年	871
第十四章	一九四五年	959
后 记		1043

第六章 一九三七年

(民国二十六年 昭和十二年 康德四年)

一

工棚外的西北风呜呜叫了一夜。除夕才过，祝兴运和工友便被工头吆喝着起来干活。工友们来自四面八方，虽都为男性，但年龄和身体状况却是不一样的。有的六十多岁了，身体虚弱；有的则十八九岁，满身的力气。不过在这工地干上两年后，身体虚的就愈发虚的像根枯草，而身体壮的也开始腰酸背痛、咳嗽连天。那些看上去很强壮的人，百分之百是刚被抓来的。他们住的是小杆铺，褥子像煎饼一样薄；被子则被饥饿的老鼠啃出无数洞来。有时盖着被子，而膝盖却阵阵发凉，因为那里刚好露着窟窿。他们天不亮就要起来吃饭干活。伙食糟糕得就像麻风病人的那张脸，让人一看就恶心，可为了保存体力，又不得不吃。他们的主食是杂合面饼子，有时也吃一两顿馒头。馒头的颜色像苔藓一样绿，放到嘴里感觉到的是一股霉味。春季时生了紫芽的土豆和冬季时冻僵了的白菜，都是他们一日三餐的主要内容。工友们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，吃时不看食物，只管蠕动喉结往下咽，咽下去就是胜利。祝兴运才来一年，就害了关节炎，整个冬

季酸痛难忍,就像有群蚂蚁藏在膝盖骨里天天咬他。本来他是满头乌发的,可因为吃了几顿发霉的馒头,头发像其他工友一样脱落了大半。在这点上,他甚至不如罗锅王金堂经折腾。王金堂在伙房工作,比他们在工地上要轻松一些,免了寒风和骄阳之苦。王金堂得到这份在此算是美差的活很偶然。他们一同由新京到郊县去拉黏豆包,才进县城就被抓劳工的人给撞上了。街上停着辆军车,很多人都被强行赶上去。抓劳工的人见祝兴运和个老罗锅在一起,以为他们是父子,留下一个怕泄露了行踪,索性一并抓去。他们坐了两天一夜的闷罐车到了虎林,只见到处是荒地和秃山,雪厚得一脚下去便会没了脚踝骨。工头见抓来个罗锅儿,就牢骚满腹地骂:“弄这么个吃闲饭的来干什么?让我给他买副棺材是不是?”工头是个中国人,矮瘦矮瘦的,小眼睛,鹰钩鼻子,也许是因为得到了日本人的重用,在打扮上便与东洋人很靠拢,头发梳得油亮油亮的,唇上蓄着撇乌鸦翅膀似的八字胡,看人时仰着头,斜睨着眼睛,很不屑很不齿的神情。自从王金堂被捉住的那一时刻,他就打定了主意,无论多么艰难困苦,也要活着回去。听工头如此一说,他立马当众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上,很讨好地说:“你别看我罗锅儿,可我一身的力气,什么都能干;看着我挺老的了,其实我刚满五十岁,上个月才过完生日。长官留下我吧,给我个活儿就行。”王金堂故意把自己的年龄说小了,他怕人家以为他老朽,明日就把他扔进沟里做肥料。而且他故意把那可恶的工头称为长官。工头自然喜不自禁,他运足劲狠狠踢了王金堂的屁股一脚,见他并没有倒在地上,身体只

是微微动了动,还跪在原地,就说:“好了好了,你去伙房吧,会做饭吗?”王金堂连忙说:“长官,我做了好几十年的饭了。会做好几道拿手菜呢,酸菜炖白肉,鲑鱼炖茄子,土豆炖猪骨头——”他还要说下去,工头不耐烦地又踢了他屁股一脚,说:“行了行了,没人把你当成哑巴,啰嗦个屁!”王金堂心想,你个狗日的,骂我踢我算什么,能让我留口气活着出去就行,我可不能白了老伴,她这辈子命苦,老了老了又把伴儿给丢了,不知怎么难过呢。我得想方设法出去伺候她。当夜祝兴运便对王金堂爱理不睬的,觉得他没骨气,腿也真是贱,那么容易就弯了。王金堂悄悄对他说:“我要是不这么着,明年的今天你若还记得我,就得给我烧纸了!你也得学乖点,忍着,家里老婆孩子一堆人还等着呢。”说得祝兴运再无话了。本来王金堂也是因为他被抓来的,人家在街上弹棉花挺自在,不是因为那车并未到手的黏豆包,怎么会出了新京城呢。祝兴运愈想愈觉得愧得慌,对王金堂也就格外尊重了。这一年里,他们总共见了不到二十次面,王金堂和另外几名伙夫住在伙房旁的木屋里,条件虽然很差,但他们的温饱基本能得到保障。劳工们四点左右出工,他们三点就得起来。每天的开始不是享受阳光,而是星光。星星在此时虽然稀少,但分外明亮。王金堂每天早晨都要和星星自言自语地说上几句话,他会问:“我老伴昨夜睡得好不好?咳嗽没咳嗽?”他认为星星能看到这世上所有的事情。星星若是眨眼了,他就说:“噢,我明白了,她昨夜睡得好,也没咳嗽。你去她的梦里告诉她,我这里都平安,牙没掉一颗,脚也没长冻疮,就是想她想得慌。”说

完,还有些儿女情长地掉下几滴眼泪。至于星星能否去老伴的梦里,他可就不知道了。有时候天阴,满天找不到一颗星星,王金堂就忧心如焚,暗自私忖老伴是不是出了什么事,冬天怕她伤风,夏天怕她起热痲子,秋天就怕她气管炎发作,春天则怕她出门被屋檐下的冰溜儿打着。有时梦里见着她,她不是现时的模样,总是她嫁他时的样子,俏模俏样的,笑得甜,穿得就跟六月的原野一样鲜亮,撩拨得王金堂醒来后只怪岁月太无情,对着星星仰天长叹。每天早晨向星星询问老伴的情况已经成了他的习惯,他曾让祝兴运也这样去做,祝兴运以为老人神经出了问题,就说:“你不要吓唬我,我们就是不能活着出去,也不能魔怔了。”气得王金堂把一口痰啐在祝兴运的胸襟上,厉声说:“你不学着跟自己的家人说点体己话,熬个三年五年就是个白痴了!你得有念想,有念想才能活下去!”祝兴运思前想后,还是认为老人的话有些离谱儿,人怎么可以跟见不上面的人说话呢!他每每想起老婆,多的倒是怨恨,觉得这个贪婪的丑婆娘带给了他坏运气。她整天叼着杆长烟袋,呆在灰尘累累的杂货铺里,臭屁连天,动辄就发脾气,老嫌祝兴运来钱的道儿少。这女人在性欲上也亢奋,祝兴运觉得做她丈夫的人一定是前世造了天大的孽。他最担心的倒不是老婆,而是他的一双儿女:祝岩和祝梅。他担心那女人虐待他们。祝梅虽是女孩子,但生性泼辣,估计不会受太大的委屈。而祝岩腴腆内秀得像姑娘,谁若大声说话都会把他吓一跳。在他的想象中,老婆这一年中已经不知同多少男人睡过了,没了他的阻碍与监视,她尽可以跟平素她早已相中的男人鬼

混。因而祝兴运两次在梦里见到她，她都是在男人的床上极其无耻地折腾。一次跟的是雨伞店的伙计李回回，另一次跟的是屠宰场的丁屠夫。醒来后的祝兴运气愤得连声骂老婆是婊子，下世让她下地狱，而且还诅咒李回回让冰雹砸死，丁屠夫让苍蝇叮死。只是不知道这世上有没有那么厉害的冰雹和苍蝇。骂过后又觉得自己的愤怒因梦而生，实在没有来由，于是只能长长地嘘口气，聊以自慰。

昨天除夕，他们听见了虎林镇里有零星的爆竹声传来。还有几盏高高地吊在灯笼杆上的红灯笼在夜空中闪烁。工友们以为会放假一天，然而他们还是照例出工了。只不过提前了一小时收工。伙房的白菜里有了一些肥肉片，白面馒头的霉味也少了些。工头叉着腰说：“大日本皇军大大的好，知道你们过年了，给肉吃，有馒头，干劲要大大的好！”这工头不惟在打扮上与东洋人接近，就是在言语上，也用日本人说汉话的方式，工友们气不过，背地里给他起了一堆外号。因为他姓陈，手里又总是提着条毒蛇一般柔韧性极强的皮鞭，有人就叫他“陈蛇皮”，当然他们有意识地把“皮”念成“屁”；因为他讨巧谄媚的打扮，工友们又叫他“陈寿衣”，咒他不日将穿着那身黄皮被阎王小鬼捉去；而因了他这种忘了老祖宗的讲话方式，他们又叫他“陈乌鸦”，乌鸦的嘴一叫还能有什么好事呢？后来为了讲究和取笑他方便，人们干脆把“陈”略去，只叫他“蛇皮”、“寿衣”、“乌鸦”，这样即使陈工头偶尔听见了，也不知所云，奈何不得。久而久之，有关陈工头的顺口溜也随着几个外号而派生出来，念起来还琅琅

上口呢：黑乌鸦，坐树梢，两眼一眯真自在。树下有狗汪汪叫，树干有蛇悄悄爬。黑乌鸦，坐树梢，背后让蛇咬一口，疼得张嘴呱呱叫，一不留神掉下来。黑乌鸦，坠树下，粉身碎骨没了魂，蛇皮给它当寿衣，大狗给它穿孝衣。这里的“大狗”，当然隐喻那些日本人了。他们在工地西北角辟出一处狗圈，这些狗被训练得能做监工，哪个工人稍稍停下来喘口气了，眼尖的狗就会扑上来咬你。所以平素工人即使想偷懒，肩上或手上也要拿着活儿，否则便会遭到狗的袭击。那些奄奄一息无法再出工的人，经常是被人半夜由工棚抬出去，说是出去给他治病，要单独调养，然而过不上一刻钟，便从西北角的狗圈方向传来狗的狂吠声和人的声嘶力竭的凄惨叫喊。不用说，他们是把垂死的人抬着喂狗了。这样既养壮了那些狗，又省了掩埋尸体。所以劳工们最怕生病，有病也不敢声张，就像个大姑娘怀了私生子似的，只能沉默。腊月初七的那天，工友王南怀病得再也爬不起来了，他吐了一夜的血，被子已让血给染紫了。他挨着祝兴运睡，弄得祝兴运一夜也未安生。清醒的时候，他交待给祝兴运，说他恐怕不能活着出去了，有朝一日他出去，求他到望奎告诉家人他的下落，让他老婆及早改嫁，找个心眼好身体好的人，不要让孩子受后爹的气就行。祝兴运便安慰王南怀，说这不要紧的，明天你照常爬起来，肯定会平安无事的。然而次日凌晨他无论如何也起不来了，陈乌鸦见他仍是呆在被窝里，就冷笑着说：“看来今天得让伙房给你做点病号饭吃，好好犒劳犒劳你了。”那一天，北风呼啸，祝兴运从山洞往外背沙石，走在阴森寒冷的隧道里，想着晚上他们回

到工棚时就看不见王南怀了，越想越心酸，先自为他流了几把泪。然而晚上他们回到工棚时见王南怀还在，他面色如土，粒米未进，祝兴运以为这回陈工头动了恻隐之心，留着他自己慢慢地熬死了。然而到了深夜，王南怀仍是被人给用担架抬走了，走时他哆哆嗦嗦地握了一下祝兴运的手，泪水很快把耳廓打湿。工棚里的人都默不做声地悄悄钻入被窝，用被子蒙住头，堵起耳朵，然而狗的欢叫声和人的惨叫声还是那么明显地传来了，祝兴运痉挛了一下，一股尿水抑制不住地流了出来。以后只要一听到这种声音，他都要这样子。王南怀走后的第五天，祝兴运正午回来吃饭，在一处石堆前看到一条毛发油光锃亮的高大狼狗，它伸着粉红的舌头，竖着耳朵看着过往的劳工。祝兴运忍不住看了它一眼，这一望便使他触目惊心：那狗眼流露的神色怎么看怎么像王南怀的！祝兴运想一定是这条狗吃了王南怀，他的冤魂才会附在狗身上，祝兴运恶心了一下，差点呕吐出来。

初一的凌晨全没有新年的喜庆气氛。天色是昏昧的，冷风嗖嗖地刮，寒星抽搐着，似是不忍发光的样子。祝兴运提早吃完饭，悄悄溜进伙房，只见里面白雾蒸腾，昏暗的灯影浊得就像黄酱，几名辨不清面目的伙夫忙得不可开交。切菜的嚓嚓声、勺子磕锅沿的咣咣声、舀水的哗哗声此起彼伏着。祝兴运见一个黑影比别人矮上大半截，便知那是王金堂，便三步并做两步上前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上重重地连磕三个头，叫道：“干爹，兴运给您老拜年了！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！”王金堂大声咳嗽了一声，一搭手把祝兴运扶起来，说：“瞧我多有福，还有人

来给我磕头,可是我没压岁钱给你呀。我先给你赊着,每年一块大洋,出去后一齐给你,行不?”祝兴运顾不上说行还是不行,他忙着摘沾在头发上的烂菜叶,他磕在了它们身上,因而那三个头就不响,蔫蔫的。想要重新磕,一想没准又弄了满头的土豆皮,也就作罢。王金堂没有现大洋给他,倒是飞快抓了个热窝头塞到祝兴运的棉袄里,说:“快走吧,该出工了!干活注意着点,别让冰滑倒,别让石头砸着脚!”祝兴运答应着,怀揣着窝头往出走。他听到有伙夫开干爹的玩笑:“金罗锅,你行啊,在这还有干儿子给你磕头!我怎么就没这福气?”王金堂说:“你呀,瞧你那两个吊梢耳,那薄嘴唇,怎能赶得上我的福气!”祝兴运听王金堂说过,伙房的人不叫他王金堂,也不依照辈分叫他王哥,而是取了他姓名中间的那个字,唤他“金罗锅”,王金堂说叫个外号不招灾,小孩子起外号不就图希好养活吗,所以乐得伙夫们这样叫他。有个伙夫叫王德,三十来岁,精瘦精瘦的,是在华北战场被关东军俘获来的士兵,他一到晚上就悄悄给王金堂他们讲打鬼子的故事,听得大家非常解气,都管王德叫王司令。王金堂说伙夫中最讨人嫌的是李大手爪,因为他的手大得出奇,跟熊掌似的。李大手爪是被劳工协会招募来的,招工的人说来这里能吃得饱,穿得暖,还能拿现钱。李大手爪二十六岁,因为家里穷一直没有讨上媳妇,他是抱着挣钱的心思来这里的。没想拿不到一文钱,而且生命也难有保障。李大手爪干活时老是气呼呼的,重活累活都不想沾手,尤其欺负王金堂,每每用冰凉刺骨的水洗菜的活轮到他时,他都要吆喝王金堂,不由分说要跟他换活儿,

王金堂只能迁就他。他跟干儿子是这么说的：“李大手爪也是可怜，这么大了也没娶上个媳妇，如今又落到了这里，心焦着呢。”可祝兴运却不这么看，他觉得李大手爪不仗义，起码他年轻，有力气，腰不弯背不驼的，凭什么要让一个老人做自己该做的活儿？祝兴运便想着找机会教训他一顿，打下他两颗门牙和一摊屎来，他就服帖了。

祝兴运踩着星光进了隧道。一进去周身就起鸡皮疙瘩，里面实在太冷了。隧道很宽，能并排走两辆坦克。他和工友们是凭感觉往五号工地走的。隧道每隔五十米左右才有一盏悬在石壁上的灯，那灯球状，泛着幽幽的蓝光，远远一看像是颗骷髅吊在那里，百分之百地能吓着最初见到这灯的人。祝兴运看它看了一年，已无恐怖感了，只觉得它像只狗眼在冷冷盯着你。若是夏天，那灯离隧道口又比较近的话，灯畔就会飞旋着一群灰扑扑的蛾子，有时石壁上也匍匐着蝙蝠，它们突然飞起时总能把你的魂儿吓掉一半。祝兴运趁着隧道的黑暗，掏出怀中的那个窝头啃起来。窝头还温热着，玉米面磨得很粗，有些扎嗓子。但祝兴运觉得它香，有新鲜粮食的气息。他听王金堂说过，除了给劳工们做饭，他们还要负责狗圈那些狼狗的伙食。劳工吃发霉的粮食，而狗永远都是吃新磨出来的粮食。他手中的窝头，就是狗的伙食，狗的伙食是多么好哇！祝兴运想自己还不如变成条狗呢。他在内心咒骂着眼下这暗无天日的生活，然后飞快地将窝头吃掉，免得被人发现。

隧道是通向一座山的。这座山周围连着许多座山，工事就是隐秘地在山体下进行。在祝兴运来之前，已经

有两座山被掏空了，隧道里纵横着许多小道，有的宽，有的窄，宽的可容一架马车走过，而窄的只能容人经过。宽的通道通向的是更大的空间，存放武器弹药的地方，而窄的则可能通向存放文件的暗室。从外观来看，一座座山似是原封未动的，山上有植被，夏季也长树长草，也开野花，也招惹蝴蝶和蜜蜂的目光。冬季也有灰兔在山脚下倏忽蹿过。谁能想到它却只是一具空壳呢？祝兴运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军事工事，熟悉这里地理位置的人告诉他，此处是关东军设置的第四国境阵地。在它的东方，是一条碧蓝碧蓝的乌苏里江，而在乌苏里江对岸，则是苏联的伊曼。在此修筑庞大的军事工事，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。祝兴运有时睡不着觉，想着这变化多舛的世事，会生出无限感慨。他很单纯地认为，这世上如果不分国家就好了，大家便会相安无事过日子，就像一个大家族似的，你不分家时几代同堂都是很和睦的，可一旦分了家，就会闹意见和分歧，利益不可能分均嘛。脾气大的就会滋事，闹将起来。在祝兴运看来，日本就是这地球迫不得已分家时的最无理最蛮横的一个孩子，他总嫌自己的东西少，老要从别人家里再霸占点东西。祝兴运跟王金堂打这比喻时，王金堂不由笑了：“这世上这么多的人种，不分家能过到一块吗？”

一旦到了山洞里的工地上，就分不清谁是谁了。劳工们都穿着同样的土黄色棉服，头被帽子遮住，戴着黑黢黢的口罩。向外背运凿下来的沙石要算好活儿，不是因为它清闲，而是较少有危险性。最让人担惊受怕的是爆破之后某一处的通道仍未打开，只能借助人力，往往在钎

凿锹铲之中，忽然发生塌方，人就会在顷刻间被石头瓦砾埋住。若是埋得浅，把人扒出来时，虽然气息尚存，但百分之百都动弹不得了，抬回工棚用不上两三天，就会被扔到狗圈，还不如当初一家伙就被砸死来得痛快呢。所以祝兴运最怕分配他做爆破之后的疏通工作。做时心慌气短的，觉得一只脚已经迈入了狗圈，浑身汗涔涔的。他听说在猛虎山附近要修一个起落战机的专用机场，他盼望着有一天能被调配到那里，因为那是在户外做工，没有危险性，能感受到天光的抚爱。有时他们的午饭是在隧道里吃的，这样，早晨进山洞时看着星星，晚上出了山洞还是看星星，一连几个星期望不到太阳都是常有的。为此他又有些羡慕王金堂，在伙房毕竟可以时时刻刻感受到风雨雷电的变化。他想当时自己能像王金堂一样给陈乌鸦跪下，也许能分配到伙房。现在讨好陈乌鸦似乎已来不及了，他对待祝兴运尤其苛刻，常把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派给他。工友们说是祝兴运的英武长相得罪了他，陈乌鸦五官不济，便对那些仪表堂堂的男人恨之入骨。如此说来，他祝兴运算是倒霉到了极点，难见天日了。所以当一位老工友悄悄告诉他，山洞外最近有一窝窝的黄鼠狼在兴风作浪，祝兴运就喜不自禁。他听说黄鼠狼除了有吃老鼠的本事外，还能放出一股臭气使人昏迷。昏迷者就会鬼话连篇，一日一日黄瘦下去。你若不及时给黄鼠狼上供，它可能就会把人置于死地。当地人把这种事叫“黄鼠狼附体”。祝兴运希望黄鼠狼能深明大义，迷上陈工头，让他一点一点地熬干油，成为骷髅。为此，他们悄悄在工棚的西北角供奉了黄仙牌位，虽然没香敬奉给

它,但他们相信心诚则灵,晚睡前偷偷跪在那牌位前磕上几个头,念叨念叨。他们听说有位日本中尉被黄鼠狼迷得见了人就脱裤子,丧失了廉耻,逢人就说:“我住在西山上,原本挺好的,是你们把我的家给弄坏了。”老工友说,黄鼠狼的窝轻易端不得,它们是魔法无边的。这个工事捣毁了多少黄鼠狼窝,不得而知。

陈工头今天没有来洞里吆五喝六地巡视,祝兴运不知道他是否被黄鼠狼迷住了。倘真如此,大年初一出工也算不得委屈了。

二

初春的吴老冒就像一条嗅觉灵敏的狗一样在村中窜来窜去。他依然穿着长衫,套着马夹,戴着黑缎子瓜皮帽,挎着药箱,神气活现地沿街走着。这种时候,必是村中流行着某种疾病。这时候的吴老冒,眼神活跃得像饥饿的婴儿见到了奶。杨浩站在棺材铺子前远远瞧见了吴老冒,就迎着 he 走过去。吴老冒觑着眼对杨浩说:“全村人有半村人在咳嗽,你个小兔羔子倒结实!”他本意是要讨好杨浩的,不料杨浩以同样的语式回敬他:“全村人有半村人在咳嗽,你个老王八蛋倒高兴!”气得吴老冒伸出一只脚来踢杨浩,杨浩敏捷地向后闪了一下,吴老冒踢空了,他嚎叫了一声,在趔趄中不忘捂着那个宝贝药箱。吴老冒嘴有些歪了,他骂:“人吃五谷杂粮,别指望你总像小老虎那么结实!早晚有一天你会犯到我手上!”杨浩不以为然地笑着,说:“你爷爷我就是生了病,也不找你

这个黑心烂肺的东西！”吴老冒便鼓足干劲捂着药箱再次冲刺，结果这次仍没踢着杨浩，倒把他的脚踝骨踢扭了，疼得他“唉哟”叫着，一偏身子坐在张五家门前的石磨上。张五黑着脸，佝偻着身子从院子里咳着出来了，他对吴老冒说：“你那是啥鸡巴药，我吃了三天没见好！”吴老冒尖着嗓子说：“我那药是好药，打海上来的呢！”他刚说出“打”字，杨浩就在旁跟他一同将话接下去。杨浩说：“你的药都打海上来，说说看，海上有你家什么人？你雇了哪里的船？药从哪个地方上岸的？”吴老冒骂了句：“你懂个屁！你这个小兔羔子，自打过了年后就成了魔鬼，总是跟人过不去，你还有没有点教养？没爹没妈的野孩子怎么说都是差节气！”吴老冒的话一下子触动了杨浩内心的伤疤，他头也不回地回棺材铺子了。杨三爷端着茶碗出来泼残茶，见了杨浩，说：“骂了他吗？”杨浩点点头。杨三爷又问：“怎么骂的？学学！”杨浩没吱声，他进了屋，坐在一堆白纸前，一声不吭地用剪刀铰鞋样子。栾老四的老婆正月初八去世了。她是中年死的，想必是没活够，天天托梦给栾老四，今儿要衣裳，明日要箱子，后天要脸盆，大后天又可能要枕头。栾老四菩萨心肠，老婆要一样他就来棺材铺求一样，结果这一段他几乎是天天早晨面色青黄地过来。他扶着门框，有气无力地说“给她弄个脸盆吧”，或是“给她弄个水桶吧”。今天他又来了，咳着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给她、弄、弄个、鞋吧、要单、单的、她说、春、春天了……”听得杨三爷的老婆直擦眼泪，兀自说：“唉，可怜人哇。”杨浩就坐在纸堆上，给栾老四的老婆铰鞋样子。他去骂吴老冒，还是杨三爷授意